



# 月明千里心

秦菊林 / 著

陕西出版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月明千里心



秦菊林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明千里心/秦菊林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 
2012.10

ISBN 978 - 7 - 5513 - 0345 - 3

I. ①月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7854 号

## 月明千里心

**作 者** 秦菊林  
**责任编辑** 闫瑛 陈明月 彭雯  
**整体设计** 高薇  
**出版发行** 陕西出版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  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 
E-mail: tbyx802@163.com  
tbwyzbb@163.com  
**经 销**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**印 刷**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 
**开 本**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 
**字 数** 380千字  
**印 张** 24.5  
**版 次**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**书 号** ISBN 978 - 7 - 5513 - 0345 - 3  
**定 价** 32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 
邮政编码

谨以此书献给

海峡两岸所有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的台胞、台属，各界爱国人士；

统战、政协、台办工作者；

老干部、老红军、曾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。

年高雪满簪，唤渡浙江寻。  
花落一杯酒，月明千里心。  
凤凰身宇宙，麋鹿性山林。  
别后空回首，冥冥烟树深。

——（宋）郑思肖《送友人归》



# 第一章

—

一九九三年农历八月上旬，一连十几天，老天爷就像恶意违约的一方商家，对气象台连日预报的“晴天间多云，局地有雷雨”极不合作，总是只兑现前半截，赖掉后半截，害得电视台漂亮的播报员不敢上街，怕挨老百姓的冤枉骂。

这段时间的奇热，与这一年“双节”的特别有很大关系。再有十来天，中秋节和国庆节就要像一对孪生子，头跟脚的降临，后边又跟着一个星期天，连在一起有三天。那时中秋节国家没规定放假，但大部分机关单位的领导睁只眼闭只眼。在没有实行双休日的年代，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的上班族，难得遇上这么个小长假，许多人老早就做了计划，出门探亲访友，举办亲友聚会……这样一来，月饼糕点的销售势头，就像不断添柴的篝火，一天比一天旺。这种形势，让做生意的欣喜若狂，连一些卖服装、文具和其他日用杂货的商贩都临时改行，加摆摊点，卖起了以“中国红”为包装主色调的月饼糕点。大街小巷被火龙似的摊位辉映着，如同一片红色的海洋。火辣辣的太阳照着红彤彤的街道，不热才怪哩！

一辆挂着公安牌照的“巡洋舰”，好像才从稻田里钻出来的大水牛，带着浑身绉绉道道的泥水，艰难地行进在通往市中心的乐愉路上。一星期前，这里还畅通无阻。几天不见，就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市场。各色老板和摊位云集于此，其中，除了卖月饼糕点的，还有“搭车”卖服装鞋帽、玩具礼品和其他杂货的。更少不了那些光着膀子、挥着大刀片子卖西瓜的汉子和扎着花围裙卖凉粉、凉皮、凉面的大娘大嫂。

原本宽敞的马路被赚钱族和掏钱族挤占得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鸡肠子，让不

慎钻进来的“巡洋舰”进退两难，威风尽失，慢如蜗牛。

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胖警察陈大强几次伸手欲按警笛，都被掌握方向盘的刑侦科长杨曙东阻拦。杨科长说：“现在不是执行紧急任务，不要吓唬老百姓。”

陈大强不服，争辩说：“谁规定执行任务的返程不算执行任务？”

杨科长坦然回答：“我规定的。你不同意？到公安部告去呀！”

两个人就这样抬着杠，五分钟的路，开了半个多小时，才艰难地挤出人堆，驶回市局大院。

停好车，杨曙东让陈大强叫醒后排另一名还在呼呼大睡的警察。三个人提着自己的警服，风尘仆仆地向办公楼走去。上楼时，杨曙东对陈大强说：“大强，待会儿下来洗洗车吧！”

陈大强嬉皮笑脸地说：“遵命！科座！感谢你给我这个献殷勤的机会。我一定把它收拾得像出嫁的新娘子一样漂亮。”

杨曙东摇晃着手中的车钥匙：“献啥勤都没用。你小子才拿了个实习照，就想抢班夺权？没门儿！”

陈大强斜眼歪嘴，做了个怪样。

渭阳市公安局刑侦科办公室位于局办公大楼的三层西头。全科十几张办公桌三三两两拼在一起，把不足四十平米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。这样的环境应该说非常拥挤、非常热闹。但多数时候，这里都是冷冷清清、空空荡荡的。只有开重要会议或年节前后，才能热闹几天。

今年双节放假时间长，警察也想好好过节，所以，能回来的都尽量提前回来了。杨曙东们是最后一拨。他们一进门，全科室就像炸开了锅，把热闹的气氛推向高潮。同志们纷纷起身向“杨科座”问好。“杨科座”也笑容满面地和同志们一一握手，互道辛苦。不安分的陈大强不是揪揪这个的鼻子，就是摸摸那个的耳朵，一路打闹不停。

身为“科座”，也没有特殊待遇。杨曙东的办公桌在南边中部，和陈大强面对面。

杨曙东刚落座，留守女警官南莎莎端来一杯热茶，放在桌上说：“科座，辛苦了，请喝茶！”



杨曙东一个“谢”字还未出口，陈大强过来端起茶杯就往自己嘴上送，还嘟囔说：“就知道拍马屁，让咱老陈先喝一口。”

南莎莎顺势将茶杯向上轻轻一推，一股热茶倾出，烫得陈大强“哎哟”直叫。警员们乐不可支，一起哄笑。陈大强放下茶杯，对南莎莎举起了拳头。举到半路，被杨曙东伸手一挡，向对面桌上努努嘴说：“看看，谁的马屁先被拍了？”

陈大强往自己的桌上一瞧，一杯热茶早放在那儿了。

杨曙东接过南莎莎重新续了水的茶杯，吸了一口，问：“莎莎，这段时间，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

南莎莎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当然有哇，刚才局座还来电话，让你一回来，就去他那儿哩！”

坐在自个儿桌边吸溜吸溜喝茶的陈大强一听这话，立刻兴奋起来：“局座有请？准有好事！这回恐怕最少也得请弟兄们撮一顿了！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科座该出出血了！”几个同事随声附和，起哄笑闹。

杨曙东朝大伙儿一笑，没说什么，起身拿起帽子和搭在椅背上的警服，向门外走。他故意经过陈大强身边，伸出右手，弓起两个指头，在他圆溜溜的脑袋上敲了几下，边敲边说：“馋鬼！再撮，就成鳖蛋了。讨不下媳妇，耽误了你娘抱孙子，看你咋交代！”

警员们又是一阵哄笑。

大家伙儿都在开心笑闹。谁都没注意，有一个警员却没有笑。他用一张报纸挡在脸前，遮住自己阴冷的面孔。他虽然是一个“戏份儿”不多的小人物，但其能量不可小觑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国喜。我们和他将“后会有期”。

## 二

渭阳市公安局局长魏宏涛的办公室在二楼东头。魏宏涛和杨曙东本是舅甥关系。为了方便工作，双方老早就约定，在职期间，绝不公开这个关系。在外人眼中，他们就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。



杨曙东来到魏局长门前，整整衣帽，轻轻敲门，以立正的姿势，打了声“报告”。这是他从穿上警服的第一天起，坚持不改的习惯。魏局长多次说不必这么严肃，公安毕竟不是军队，何况咱是亲戚，可他依然如故。理由是，军警本是一家，凡是军人的好作风，警察都应该具备。在工作场合，该严肃时就严肃，否则，沾染上没大没小、随便散漫、吊儿郎当的坏习气，既损害了人民公安的形象，也有失自己的人格。

“是曙东吧？进来！”门里传出魏局长浑厚老成的声音。

杨曙东推门而入，站在距离局长办公桌约一米远的地方，问：“局长，你找我？”

魏局长站起来，指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说：“是的，来坐，坐下说话。”

杨曙东坐下。魏局长亲手为他沏茶，边倒水，边问：“这趟差够辛苦的吧？”

“还好。当地政府很支持，公安部门配合得也好。三名被拐卖妇女都顺利救出来，现在已经回到各自的家了。”

杨曙东起身接过茶杯，放在桌上。魏局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：“顺利就好，顺利就好，你们回过家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，刚回局里。”

“那就先回家休息去。反正也快过节了，过完节来，咱们再谈新任务。”

杨曙东觉得奇怪，历来布置任务都像鬼催火、狗撵狼一样的局长，今天咋温温墩墩的？莫非有什么重大、危险的任务在等着自己？于是说：“局长，我不累。有什么任务，先让我接了，再安排休息，心里更踏实。”

“是吗？”魏局长背着手，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儿：“这样也好。不过嘛！要接下这个任务，你得先来个脑筋急转弯儿喽！”

杨曙东淡淡一笑：“局长，看你说的，啥任务还那么特别？是卧底？装走私犯、敌特、嫖客？”

魏局长也笑笑：“那倒不是。但要接下这任务，同样需要一身正气，有胆有识，有勇有谋！”

“局长，你就直说吧，你知道我是急性子。就别吊人胃口了！”杨曙东诚恳地要求，显出了对新任务的极大热情。

“好！我知道你和你老爸一个脾气。”魏局长从抽屉取出一份红头文件，递



给杨曙东：“是好事儿——你升官了！”

杨曙东疑惑地接过文件，仔细看了几遍，显露出很意外的神情。这是市委组织部下发的一份干部任免通知。它的有关内容已被魏局长用红线勾出。这段文字是：杨曙东同志任渭阳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兼渭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、渭阳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。

杨曙东十分诧异地抬起头：“局长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魏局长伸出一个指头，对着杨曙东指了指说：“看看，我说要脑筋急转弯嘛。你看清楚点，这台办副主任可是副处级呢！”

杨曙东不悦：“这算什么？为啥要把我推出公安系统？”

魏局长反问：“谁把你推出去了？国家安全工作难道不是公安工作的内容？虽说现在安全局还是公安局的内设机构，但早就独立开展工作了。据说，最近就要正式分出去。”

魏局长的口气虽硬，但理由明显有些牵强。

杨曙东不由争辩：“什么安全局副局长？明明只是挂个名嘛！”

魏局长一时无语，背着手，低着头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儿，才委婉地说：“曙东啊！你是个明眼人，我也不想糊弄你。你是我看着成长的。你希望干什么，我当然知道。你适合干什么，我也很明白。但是，组织决定的事情，我们党员都必须无条件服从，不能挑三拣四。这点道理你应该懂。这只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在历史上，我们党的对台工作本来就是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两年前，中央决定各级成立专门的对台工作部门，说明对台工作出现了新情况。依我看，像对台办这样的单位，绝不是一般的工作部门。它的工作内容既有政治方面的，又有经济方面的，有些事情，必然涉及国家安全。所以，在选人用人上，组织上肯定是有特别要求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次推荐你，是市委统战部何部长的主意。他是我的老同学，也是解放初你家老爷子选拔的优秀干部。人家求贤若渴，三番五次地去找市委孙书记，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做通了。其三，你这个刑侦科长已经当了八年了。各种先进啦、优秀啦，红本本抱了一大堆。在局领导班子后备名单中，你也排在前边。可是，咱们的几位副局长现在都还年富力强，要等他们腾出位置来，还不到了猴年马月？到那时，你的年龄早过限了，我也退休了。就算你自个儿不闹情绪，领导能忍心吗？现在有这么个机会，能前进一步，换个岗位干干，

无论是对组织、还是对你个人，不都是大好事吗？”

魏局长推心置腹的一番话，使杨曙东的抵触情绪有所缓解。但是，把干得好好的公安局刑侦科长，突然调到一个核桃壳般的小单位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别说当事人，就是局外人，也会觉得匪夷所思。

杨曙东还是想不通，抱怨说：“统战系统有那么多内行，把个一窍不通的外行调去，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”

魏局长耐着性子继续讲大道理：“啥叫内行，啥叫外行？行政机关的工作大同小异。关键在个人持啥态度。只要能认真学习，吃透现阶段一国两制、和平统一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精神……多做些联系台湾民众的工作，还有……抓住对台经贸这个重点……通过群众促官方、经济促政治……逐步使台湾和大陆消除隔阂。”

杨曙东终于被魏局长结结巴巴“背”出的“大道理”惹笑了。嘲讽说：“嘿嘿！局长，快打住，看把你难为的。鹦鹉学舌的水平那么差，还给我上统战课？免了吧！”

魏局长也为自己蹩脚的官腔套话感到好笑，就直言说：“这不都是为了‘对付’你，跟何部长现学的吗？热蒸现卖，批发给你。不然，怎么帮你换脑筋呢？”

杨曙东知道，再争辩也无用，就说：“局长，你可真是‘煞费心机’呀！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！”

“哈哈！当然是非去不可了！你还年轻，学啥都容易。去台办好好学学如何搞经济，如何和台胞台属交朋友，如何同异己分子做斗争。记着，到了那里，仍然要好好干。不能懈怠，不要丢咱公安的脸……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需要局里帮助，我们会尽量支持你。一定要让外人看看，咱公安培养的人，都是金子，走哪儿都放光！”

事已至此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杨曙东把脸扭向一边，平平淡淡地问：“我什么时候去上班？”

魏局长讥笑：“怎么？刚才还扭扭捏捏哩，现在又急着走马上任了！”

杨曙东勉强笑了笑，算作回应。

魏局长接着说：“老何的要求，本来是挺急的。中秋节快到了，每年这个时



候，都是对台、统战工作活动最多、最忙的时候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不过，我还是说通了老何，同意让你休息几天，把科里的工作交接交接。顺便和家人沟通沟通，估计还有些难度。特别是你老爸。这样吧！老爷子的的工作由我来做。你先别告诉他。这倔老头，我得准备‘挨揍’，是吧？”

“嘿嘿！那可难说，我爸的情况你知道。他对现在统战上的一些做法本来就有看法。想叫他转这个急上加急的大弯子，没那么容易。就看你能耐如何了。”

杨曙东撂下这几句话，转身就走。魏局长追到门口说：“嘿！嘿！你小子，就这么走了？”

### 三

四十六岁、年富力强、近一米八的个头儿，相貌堂堂、沉稳干练的杨曙东，“文革”前夕毕业于北方政法学院。分配到渭阳市公安局，从小警察干到刑侦科长。破过许多大案要案。是全市公安战线少数精英之一。对这么一个要能力有能力，要威信有威信，要背景有背景，前程一片大好的专业人才，突然作出出乎寻常的调离，这种事，搁谁都会想不通。杨曙东出于组织观念，服从了，接受了，但一出门，心里还是五味杂陈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它是贬吧，明明人家给你升了官。说它是褒吧，这样的调动，在公安部门前所未有。再说哩，从进公安局大门那天起，自己一心只想当个好警察，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去盘算升官发财，否则，凭个人各方面的优势，早上去了。当然，不谋官，不等于不谋事。如果想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，实现为公安事业奋斗终生的愿望，担更重的担子也应该。既然副局长的位置都占着，那就不提呗！谁又没哭着闹着非要当官，干吗要整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提拔？好像有偏爱思想的妈妈，给孩子发果果，喜欢的就给个儿大的，不喜欢的就给个儿小的哄哄。不对！这种提拔极不正常，其中必有其他原因，只是自己无从得知罢了。

杨曙东抬腕看表，十一点四十。他心情灰暗，不想回家吃饭，就拐入公安局后边的一个小巷子，进了一个挂着“巧巧面馆”招牌的饭馆。他要好好想想，这件事，该怎么给同事和家人们说。

这个小饭馆是一个泾源县老乡开的。主要经营泾泉风味小吃荞面饸饹、荞面煎饼等。由于店家经营有方，食品物美价廉，环境也干净清雅，所以生意很好。尤其是他们的凉拌荞面饸饹，酸辣适度，筋道爽口，很对杨曙东口味。只要不外出，几乎隔个十天半月的，就要来过把瘾。

店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泾泉人，姓谭，很爽朗、健谈，和杨曙东熟络。他还未进门，谭老板就操着满口泾泉话打招呼：“伙（计）啊！咋这长时间都不（没）有见到你的拧（影）子？”

杨曙东也随口说着家乡话：“老伙，才几尔（日）嘛！难不成你还想额（我）哩？”

“想得很哩！”谭老板把杨曙东领到一个清雅的小包间坐下，回头叫服务员：“燕儿，快给你杨叔上茶！”

那个叫燕儿的姑娘笑眯眯地拿来茶壶茶杯放下，说：“杨叔，今天有空来啦！”边说边习惯地从围裙口袋掏出笔和记菜本站在旁边。

谭老板亲自倒了一杯茶，放到杨曙东面前问：“今几个啣（吃）嗦（啥）？”

杨曙东喝了口茶说：“老哈（下）数。”

谭老板对燕儿说：“弄去，一大碗干拌，一匹（瓶）蓝马（啤酒）。”

燕儿抿嘴一笑，转身去报菜单。谭老板又对着她后影喊：“给你小崔舌（说），多放些辣子臭（醋）！”

等饭菜的功夫，谭老板坐在杨曙东旁边，关切地问：“伙啊，今几个爷（太阳）红得很嘛，你咋满脸的黑云？”

杨曙东苦笑笑：“你喔（那）眼窝（眼睛），咋喔门（那么）贼的？”

谭老板说：“当然嘛！歪好跟你这个警官当了多年朋友哩！古人言，近朱则红，近墨者黑，——近警则——灵嘛！”

“最后一句是冒牌古人的吧！”

“嘿嘿嘿！”谭老板自嘲地笑起来。

“不瞒你老伙说，我是遇了点儿窝囊事。”随后，杨曙东把调动的事情和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倒给了谭老板。

这个卖荞面的谭老板何以能让杨曙东掏心窝子？这里有段故事。



谭老板原是泾源县一名退伍军人。一九六〇年为有口饱饭吃当了兵。在部队立过战功。因文化过低没能提干。“文革”前复员，分配到县农机厂。干得不错，还当了厂长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县办企业纷纷倒闭，他被调到县外贸局任副局长。外贸红火了一阵子后，也垮台了。县里为他的安置犯了愁。没办法，把他塞到一所小学去看大门。熬了两年，微薄的工资还拿不到手。正发愁哩，她老婆说，村里人这几年种苹果都发了。你在学校受那个罪，不如回来，咱也包几亩地种苹果。

谭老板听老婆的话，办了个退职手续就回家了。几年后，两口子含辛茹苦供大女儿文巧读了大学，毕业后分到深圳。文巧在深圳站稳脚跟后，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妹妹忙巧跟过去打工。谭家唯一的小儿子，自幼娇惯，学习不好，混到初中毕业，死活不念了，闹着要学开车，谭老板只好把他送进驾校。

文巧、忙巧姐妹俩在深圳干了几年，挣了些钱。谭老板和他老婆种苹果也小有积蓄。文巧在深圳受到了商业氛围的熏陶，脑子活，提议全家凑钱在市区开个小饭馆，让忙巧回去干。忙巧也很高兴，她在深圳不像姐姐是大企业白领，挣的钱多，工作也体面。自己在流水线上干活，又苦又累，挣不到多少钱，也学不到啥技术。

忙巧一回来，就帮父母筹备开饭馆。先买了一辆二手工具车让弟弟如愿以偿，既为家里服务，也搞点运输。她自己报了一所烹饪学校，接受专业培训。半年后，谭家的“巧巧面馆”就开张了。

面馆的名是文巧取的。说“巧”字既是她姐妹俩的名，又有“莽”的谐音，还有农家的乡土味。在酒店林立、不伦不类的洋名盛行的城市里，开个这样的小店，质朴无华，独具特色，一定能吸引一大批不求奢华，只图实惠的食客。

“巧巧面馆”选址在公安局后边的巷子里。别看这里偏僻，却紧挨着几个大纺织厂。三班倒的纱女们最爱吃又酸又辣的凉食。周围卖凉皮凉粉的生意都很好，有了莽面饸饹，正好填了空白。

开始小打小闹，谭老板只租了两间不大的门面房用来营业。他们的住宿则在离面馆半里路外的农民出租屋。开业那段，除了文巧遥控指挥，其余人齐上。谭老板任总管。她老伴负责后厨。忙巧管财务。服务员是忙巧在烹饪学校结交的好朋友——一个秀美灵巧的姑娘，小名叫燕儿。和燕儿一起来的还有正在热

追燕儿的男同学小崔。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后厨坐床子，压饽饽，有时也做一些擀面、烙饼的活。

面馆正式开业，文巧定了个很吉利的日子：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。之前，谭老板想试试客人们的口味，试营业了两天。试营业期间，所有食品均按七折收费。

谭老板的老婆做的荞面饽饽，风味独特。在泾泉老家，经常被村干部用来招待来客。吃过一次的，下次还要来。方圆几十里都有名。面馆一开业，就吸引了大批客人，生意兴隆。全家人悬空的心终于落下，都夸文巧选的日子好。五音不全的谭老板高兴的走路都哼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谭老汉我今天好喜欢……”

憨厚实诚的谭老板，没有经验的谭老板，他不知道，在他高兴万分的时候，却有另一个老板大为光火。

那是“巧巧面馆”正式开业的第三天，六月九号，按说也是个好日子，三六九，往上走嘛！

那天，忙巧乘坐弟弟的车，回泾泉去订购新鲜荞面。店里就剩下谭老板两口儿、燕儿和小崔。下午两点钟后，午饭高潮已过，几乎没有客人。开业几天来都没好好休息的谭老板两口儿，感觉很累，交代了一下，让燕儿和小崔看店，他俩回住处休息一会儿。如果有客人，厨房里的东西都是现成的。

谭老板老两口刚离开不久，来了一高一矮俩小伙，年龄都是二十出头。俩人要了四个小菜，两瓶啤酒，一瓶西凤酒，四碗饽饽，吃完后，算了二十一块钱。

燕儿拿着单子去收钱，那俩人只给十四块，还说：“前几天来同样吃了这些，才收十四元，为啥今天要涨价？”

燕儿说：“那天是试营业，打折哩。不信你看，价目表在墙上呢！”

高个子说：“那天为啥没有价目表？谁知你们是打折呢，还是涨价呢！”

燕儿说：“价目表今天才做好。”

矮个子接着大喊：“你们这是乱涨价，蒙人宰客，我要向工商局举报！”

他这一喊，门口就围了些人。有些人不知情，一听说乱涨价，也跟着起哄。

燕儿急了，就骂了声：“赖皮，死狗！吃饭不给钱，啥东西！”



那高个子眼睛红的像猴屁股，一把揪住燕儿，淫邪地说：“敢骂我！叫我看你是啥东西！”说着使劲一扯，燕儿薄麻纱短袖衫的扣子啪啪掉落，衣襟和一边胸罩带子被撕开，大半边乳房露了出来……

燕儿羞愤难当，大哭着跑了。矮小伙还在后边拍手大笑：“哈哈！你这个东西，好看得很嘛！”正笑着，冷不防，后脑勺挨了重重一下，疼得他“啊”一声趴在桌上。

高个子一看同伙儿被打，顺手抄起啤酒瓶，扭身对着手持擀面杖的小崔，照着额头给了一下。小崔气急败坏，不顾满脸是血，挥舞着擀面杖，和高个子拼命。

眼看就要出大事时，杨曙东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一脚跨进了门。

杨曙东他们那天着便装。止住打斗后，以路人身份询问事由。现场群众都说，这两小子要流氓，挨打活该。杨曙东就神色严厉地问那高个子：“你叫啥名字？哪个单位的？是谁叫你们来胡闹？”

谁知那小子比他还厉害，不但不回答，还张口就骂：“你是谁？你他妈算老几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？”

和杨曙东一起来的男青年刚想开口，杨曙东挡住，继续对高个子说：“不管我是谁，你在这儿胡作非为，我们就要管！”

那小子更牛，破口大骂：“管你妈的×！你再胡×干，我叫我姑父把你驴×的关起来！”

杨曙东问：“你姑父是谁？”

那小子说：“我姑父是市公安局刑侦科杨科长！”

“啥？”杨曙东突然又好气又好笑，转身命令男青年：“给我铐起来！带回去！”

男青年从后腰上解下明晃晃的手铐，那小子傻眼了。

杨曙东冷着脸说：“我要有你这样的侄娃，早一脚踢到渭河里喂鳖去了！”

在场的人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女青年给大家说：“他就是咱们市公安局刑侦科杨科长。”

人群爆发出一片惊呼和大笑。

事后，谭老板带着燕儿和小崔到公安局当面道谢。未见到杨科长，只见到



那位女青年——一个漂亮的女警官。她和气地接待他们，说：“杨科长外出办案了。那天发生的事，已经处理完毕。经调查，和你们隔着一条街，另有一家荞面馆。那家店在荞面里掺高粱面，做的东西不怎么好吃。但你们店未开之前，他们是独门生意，当然好做。你们来后，他的生意不行了，就使坏报复，雇了两个‘二道毛’，故意捣乱。”

那女警官最后还好心提醒谭老板，要想站住脚，把生意做好，只靠物美价廉也不行。还必须注意相关的许多问题，比如，按时交税、遵纪守法、注意卫生、搞好周边关系、提高警惕、严防破坏等等，谭老板一一记下。

接待谭老板的女警官就是南莎莎，和她一起的男青年就是陈大强。当时，他二人刚从警校毕业，一起被分配到渭阳。那天，他们是第一次被杨科长带出去熟悉市区地形环境。

谭老板虚心听取意见，按女警官的提醒查漏补缺，不断完善，此后的生意基本上顺风顺水。没几年，就扩大了地盘，装修了店面，增添了服务员。忙巧不但全面掌握了她妈妈的技术，还结合客人口味，不断研制推出新的花样食品，以至于在全市渐渐出名，连一些大酒店都按客人点名，专门来订购他们的“巧巧饴饴”。

杨曙东认识谭老板是在一个月以后。听说那家饴饴很好吃，就带全家慕名而往。他一进门，就被小崔认出来。谭老板对他千恩万谢。此后，他们一家也成了巧巧面馆的熟客，来了客人，就带到这儿来品尝家乡饭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杨曙东对谭老板的身世、品质进行了深入了解。觉得谭老板为人正派，是非分明，诚实可信，在部队当过侦察兵，是一个热心又可信的老共产党员，就有意无意地叫他作了公安局的“线人”。几年来，谭老板已从食客们的闲聊中，获取报告了不少有用的信息，帮助他们破案。由此，他二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谭老板让燕儿端了凉拌豆芽、清炒土豆丝两盘小菜，坐下来陪杨曙东。听完诉说，知道他心里憋屈，就依自身的经历和经验，道出肺腑之言进行开导。他说，这事背后肯定有麻达（问题、隐情）！但那是组织掌握的，不可能告诉你。不过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好战士经得起考验。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明白，邓小